

曾有位學者Adorno在其文章《啟蒙的辯證》中，對蝸牛的身心作用作了個如此的描述：蝸牛的觸角扮演察覺周遭環境的重要角色。當蝸牛遇到障礙時，其觸角會立即縮回身體的保護殼中，跟整個身體縮成一塊，然後才猶豫不決地、慢慢地在伸出來探索。當這危險還在時，觸角會立即縮回並且會再重新嘗試；不過這重新嘗試的時間差距會愈來愈大。

蝸牛的意念是直接反映到肌肉上，肌肉隨著其行進的妨礙而變得鬆弛疲乏。身體的受傷癱瘓了蝸牛軀體及心靈，兩者是密不可分的。

蝸牛在第一次遇到障礙而退縮，這件事在其心靈劃下一道痕跡，雖然蝸牛會再重新嘗試這個受到阻礙的方向，但事實上這個新的嘗試在一開始就已被摧毀，轉而開始探索新的方向，因為這最初的阻擋阻礙了蝸牛跨出腳步。

第一次的嘗試是很容易去中斷的，在蝸牛的背後或許存有很好的意圖（指跨越阻礙）到一個脆弱的希望；但是卻沒有持續的能量及推動力。「蝸牛」這動物，就在受到阻礙的這個方向徹徹底底的被嚇跑，害羞且愚蠢。

從這個觀點去看待身心障礙者、社會邊緣人等弱勢族群，宛如他們就是蝸牛，他們常由於自己的異樣性或偏離，感覺自己被其他的「正常者」所隔離，甚而封閉自我或跟有同樣處境成為小團體或被形容成次文化團體（如聽障者，由於其獨特的溝通方式與背景常被如此地描述）。

障礙者因為其異樣性很容易被貼上標籤而導致社會的參與受限，在最初時他們也嘗試去跟其他人互動，當他在這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遇到阻礙或挫折時，所表現的，往往就像這蝸牛的反應，立刻退縮，然而這受挫已在其心靈劃下一道深溝，自己開始去預設立場，認為其他人都會因為其異樣性而排斥他，一再地去挖深這條溝，或許他們會再嘗試去參與，但是，當他們無法逾越自身的鴻溝時，其後所做的一些嘗試，似乎只是在印證自己的想法，當然後果是可預期的，於是他們開始轉變方向，就這樣被最初所遭到的挫折完完全全打敗。

可是，從另外一方面來看，我們這些所謂「非身障者」又何嘗不是蝸牛呢？當我們與障礙者或偏離者交往時，也容易侷限於我們眼前所見的異樣性（明顯或不明顯）並去預設立場，甚至是貼標籤，這種情形對那些學習障礙、語言障礙、行為困擾及社會

邊緣人（不具明顯外型特徵）尤為顯著，且透過標籤更進一步形成「月暈效應」。

例如在學校裡，一個表現普遍成效低落的小孩，在老師眼裡，除了成效低落外，可能會聯想到不聰明、笨、社會蕭條、社群關係不良、家庭經濟文化背景低落、甚至衛生健康狀況不好等一些負面想法。對這樣的情況，是不是我們都應該去跨出那一道心牆呢？

2011/12/19